



编者按:据报道,近日查阅最新版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可以发现,原来读书时语文老师反复强调的正确读音现在已经成为错误读音。而很多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已经在字典中修订成为规范读音。比如说(shuō)客、铁骑(qí)、给(gěi)予等,类似的修改并不少见。不仅读音在改变,还有一些词义也“将错就错”地进行了修改。比如“空穴来风”,原本是有理有据的意思,指“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今则更多地被当作“毫无依据”使用。被语文老师纠正过多次、今年第三届诗词大会上还出现过的考题“七月流火”,硬是从“天气转凉”变成了“天气炎热”,在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七月流火”增添了“也可指天气炎热”的释义。对此,有记者采访了几名语言学专家。专家表示,根据大众的语言习惯修改读音并不少见,不过修改必须慎重。

对于这些汉字读音及词义修正的问题,你怎么看?

# 汉字读音说变就变,妥吗?

## A 这是对既有传统汉语文化积淀的否定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缔造民族的第二大力量,对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古人讲话的声音不可能保留到今天,但汉字本身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音和词义的信息。

汉字的读音和词义不是车子,开旧了可以再换一辆。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的读音和意义都是有血有肉的精灵。我认为汉字应该尽量发挥它表意的功能,汉字除了读音还有意义,改掉汉字的读音和意义,就等于阉割破坏了个字。所以对汉字读音和词义的修改,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大众而忽略了文字表意的根本,是破坏了汉字具有的特定文化,更是对既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否定。

□上三高速嵊州管理所 郑平伟

字词的发音及意思不断修改,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对于我这种曾经努力学习汉语的人而言,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慢慢矫正了原本被视为错误的发音,养成了所谓正确发音的习惯。在我的认知中,这个字词就应该是这样念、这样被表达,而这一习惯,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潜在文化。现在汉字发音频频被修改,直接冲击着我原本的认知,让习惯运用这些字词的我手足无措,甚至还会主动矫正别人口中自己原本的认知语言,即便是通过一定的时间进行再纠正,仍然容易出现混淆。当然,更令人揪心的莫过于这些语言文字在未来的日子里会不会再次被修改。频繁变动让我产生怀疑:我们曾经学习的汉字正音还有什么意义呢?

□金丽温高速 张南豪

## B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而非盲目抵触

随着时代的发展,最新版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根据大众的语言习惯修改读音,以及词义的修正,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但同样会有认知上存在偏差的问题,难以同步。

打个比方吧,我们学生时代所学的有些词汇读音、词义,和现在最新版的有所不同,或许更多的只是补充和完善,但在理解上有所不同。然而,有些习惯往往是难以改变的,我们或许还会“一直坚持”按原来的读音和词义理解,和现在学生的理解就有了偏差。但有一点我们要相信,改变肯定是发展的结果,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而不是盲目抵触或反对。

□衢州电信公司 吕平

从内心来讲,我还是不太习惯。当然,我知道这些汉字读音及词义修正一定有着现实作用。社会在进步,习惯成自然,大众的语言习惯对文字发展的影响力势不可当。比如曾属于一字多音的“美丽”与“高丽”,“呼天抢地”和“抢救救灾”等那些词汇里都含有“相同字”,可其“意”却不尽然;一些具有特指,或有特定意义的词汇,如“缘分”,被许多人用成“缘份”,现在似乎也没错吧。其释义原是指佛教的一个宗教概念,发展至今有着大家都懂的含义。毕竟语言文字有规范标准,被收录在由专业权威部门认可的最新字典、辞书等工具书里的“汉字”已经过读音及词义修正,我们终将“入乡随俗”,以顺应大众的语言习惯。

□充满阳光

## C 我对未来语言多样性感到一丝担忧

什么?铁骑(qí)?小时候老师不是说“骑”作动词念qí,作名词念jì吗?而现在,查阅最新版的现代汉语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发现很多多音字只有一个读音了,以前大家经常读错的字,已经在字典中修订成为规范读音了。十几年来养成的正确读法现在成了错误读法,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让人难以接受。“一骑红尘妃子笑”“远上寒山石径斜”这类经典古诗也一下子变味了。突然觉得以后也不敢走“校场路”了,因为太多人把“校”念成xiào,怕是离修改不远了。

时代在改变,文明在进步。但是文明的进步并不是趋于简单化的,而是趋于多样性的。我们的汉语也需要多样性。对一些汉字读音修订没有意义,更像是无病呻吟。对此,我对未来我们的语言多样性感到一丝担忧。

□桐乡市港航管理处崇福所 张国春

近些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给(gěi)予”,我顺口纠正了一句:“是给(jì)予。”却不料,在我

理所当然纠正别人发音的时候,我却被官方给“纠正”了,错愕之余,也是啼笑皆非。其实文字发音的变化或者词义的演变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这个变化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长达数百年之久。这种漫长的演变才给了中华文字以一种神秘莫测又理所应当的魅力。我希望官方字典的编撰者们能分辨下一个字的读音或含义究竟是大众的“语言习惯”,还是大众普遍易犯的“语言错误”而已,以保持我们中华语言传承的严肃性。

□桐乡市港航管理处 杨晓霞

我的观点是可以修改,但必须严肃。有些汉字的读音“从众”“从俗”,是语言发展流传的必然,个别字统读或减少异读音很有必要,简单、易懂,容易记忆、相对稳定并且易于交流,是汉语随着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频繁修改,短期内改来改去,不够严肃。因为语言和文字除了交流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其文化传承的功能,不能因小失大。

□嘉兴市交通质监站 黄颜艳

## 知识链接

### 汉语拼音是怎么来的?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都建立在一定识字量的基础上,用起来都不方便。

17世纪初叶,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学习汉字,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以官话读书音位标准设计,适用于拼写北京语音。但该方案只是在外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主要用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这些教会罗马字对传教士学习所在地区方言进而传播教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当时官方对教会的抵触和各地方言的巨大差异,使得这种语言工具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普及。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述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原作为某些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学习汉文的注音工具,后来扩大用途,成为在英文中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的一种主要拼法,一直沿用到上世纪70年代。“威妥玛式”用许多附加符号区分发音,由于附加符号经常脱落,造成大量音节混乱,即使是中国人自己采用“威妥玛式”为自己拼写,也常常会出现不同的拼写结果。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懋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这场“切音字运动”延续了近20年。

辛亥革命后,“切音字运动”继续开展,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

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一经成立,便立即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从此时起到1958年方案正式公布,其间围绕方案的功用、方案制定的原则及其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过一系列的讨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方案的制定进程,多次了解进展情况并及时作出指示。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本报综合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个社会事件也会有众多迥异的想法。《百家争鸣》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争论的结果,而是思维碰撞所产生的火花。